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傳第一百十四

王播 子式　弟炎起　起子龜 龜子蕘　炎子鐸

李絳

楊於陵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叅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

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
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
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
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
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
薦之于上德宗竒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即位除
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
憲為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

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為御史中丞
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
諸鎮布列畿内軍人出入屬鞬佩劒往往盜發難以擒
姦而擶奏請畿内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
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内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
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
運使擶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擶備舉前後

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為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為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异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播守本官丙巳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鎛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

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内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為事而安危啟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别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

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内
結守澄以為之助守澄乘間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
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
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
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
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
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内巧為賦斂以事
月進名為羡餘其實正額務希奬擢不恤人言時揚州

城内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盌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疋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揺出自單門以

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
姦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
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
適播子式弟炎起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
常博士早世子鐸鐐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
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
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為殿中遷起居郎
司勲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

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閲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

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為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為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户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隐者致之於法縣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為兵部尚書八年

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為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為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

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

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黄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為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

恪太子薨詔起為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耻之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為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為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内外朕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先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来放懐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

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請曰臣才踈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為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宣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為副使入為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

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
笞死以狥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
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
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
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蕘蕘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
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
皆辟為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
右補闕中丞盧渥奏為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

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䕃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太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畧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為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為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已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名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

朝議統率宰相盧携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
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
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
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朞年之間武
備嚴整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
世將才奏用為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黄巢在
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畧傲有

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為栰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係甲兵五萬皆為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為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為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

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盩厔東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内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為宰相傳偽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旣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陁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

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兖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己旣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

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己有恩倚為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為滄景節度使時楊全玫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彦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彦

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彦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忻慕之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及鐸行李至皆為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啟四年十二月也鐸弟鐐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曽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録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

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為己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户今年租

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謳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
璀自藩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
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為其文絳上言曰陛下
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
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
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
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
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

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罳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叙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叙崇飾

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秖是威福太

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
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
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
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
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
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
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寛宥及
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

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户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户部錢獻入内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

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
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
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
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
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
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
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
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

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
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
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
出居藩邸嘗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
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
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
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
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

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盖小人啟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户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賾覽于化源實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

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悋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

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

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户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鎛惡絳秪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

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兖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為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歷初入為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勑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

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廪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刼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

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
免絳不從乃幷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
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叅廟算出摠師干方
當罷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搢紳所同故山
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戸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
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

仗鉞宣風聨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
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
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
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沉痛可贈司徒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璋項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
為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

祖珪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禄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歳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竒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為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竒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為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揔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

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殁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為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為華州刺

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户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户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强復知所畏再遷户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為執政所怒出為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己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頼宰相裴垍為於陵申理憲

宗咸悟五年入為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為吏部凡四周歳監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顗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為之於陵自東都来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内公事考官秖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秖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顗等秖令考科目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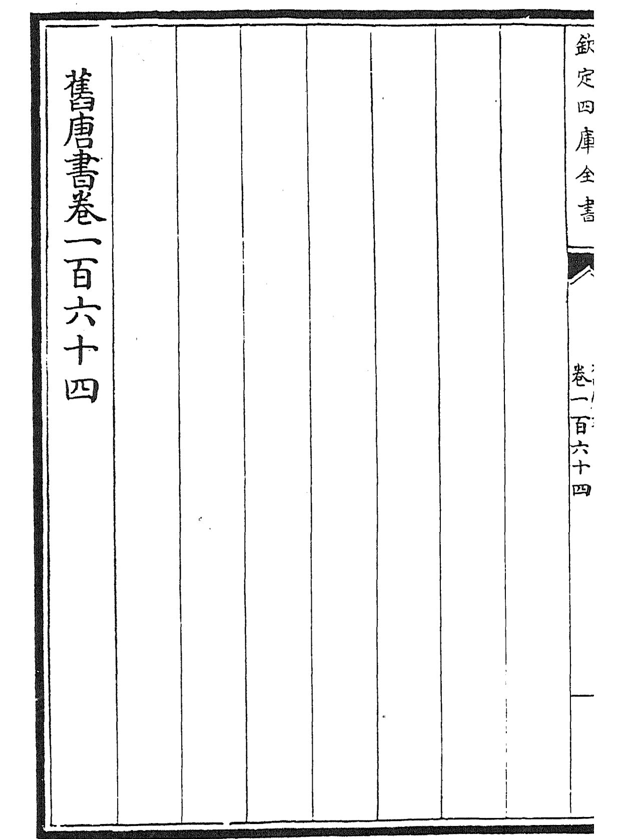
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歴年深朽斷吏緣為姦奏攄大歴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歴令本司郎官監撿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来干於陵請為己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餽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為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户部侍郎知吏部

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為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户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歷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宏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册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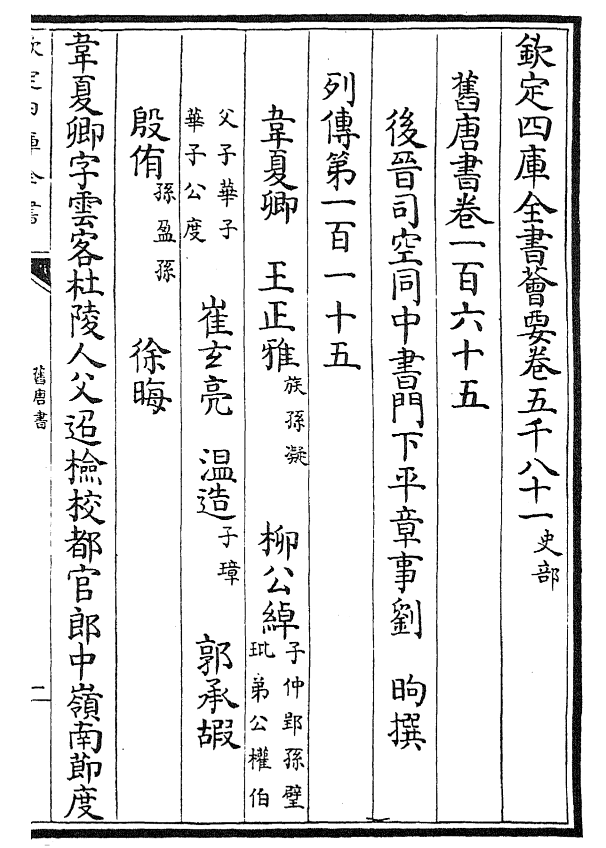
嗣復自有傳景復位終同州刺史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嗣復子授技拭撝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驤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討

謨相府嘉言啟沃不以身爲㢘軀將壇没有餘裕楊僕
射避婦翁之當軸踈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
行己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
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 族孫凝 柳公綽 子仲郢 孫璧 玭 弟公權 伯父子華 子華子公度 崔玄亮 溫造 子璋 郭承嘏 殷侑 孫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

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歷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為軍人立

為留後因授菴錢徵夏卿為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韵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撫孤侄恩踰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彦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翃之子伯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謚曰忠惠

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户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為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為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内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

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
與京兆尹崔绾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别具
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
太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𦒱之
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衢州刺史
衆仲子凝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
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
士甲科崔璪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

相崔龜從奏為鄠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
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起居郎歷禮
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
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
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
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
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
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

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黄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令凝即斬之以狥命别將烏顗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鋭意請行凝即閲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

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郡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鏻為嗣鏻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栁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温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為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為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别有兩人同日事征

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鋭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閒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内清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絶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

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為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秉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

嘉之翊日降中使奬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愛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隷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

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櫜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

知權制變甚為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廪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尅捷十一年入為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

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
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
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緑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
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
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
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
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
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

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賔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

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撿校左僕射寶歷元年入為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

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禀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太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

綽使牙將祖考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效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

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欵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為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為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

書郎牛僧孺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勅處分乃詔

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俾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為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德

裕奏為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
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徳裕不以為嫌時廢浮圖法
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摸加新字
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鐘
磬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
奏下杖殺為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
銓事宣宗即位徳裕罷相出仲郢為鄭州刺史周墀自
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覩其境内大理甚奬之俄而墀入

輔政遷為河南尹涖事踰月召拜户部侍郎居無何墀
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
出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之政
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何取
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
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
殺部内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
為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

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
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為興元尹山南
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
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
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
罰方乂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贓吏過當以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為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
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

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為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烏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絶𦙍甞誠增
痛惻綯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
居未甞不拱手內齋未甞不束帶三為大鎮廏無名馬
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
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
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
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
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玭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為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隠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為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為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玭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

使入爲刑部員外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玭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黄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勲以小舟載玭脱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歴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

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冑者修己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黙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忝與

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
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廪祿雖微不可
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胷襟憂與福
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
特立不畏强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
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
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
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

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躭嗜麯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兹五不是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毉莫及前賢炯誡方冊

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為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

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

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
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
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
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
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
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
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
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

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
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
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
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
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
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
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旼進二女入宫致
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叅太后非獻也公權曰

瓜李之嫌何以户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
事帝即令南内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匡益
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内職授右散騎
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
權厚及為珙奏薦頗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復
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
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

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銀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躭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扃
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
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
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公
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
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
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
卒自知死日預為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

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嘗温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

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太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搆獄自内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

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言
訖俯伏嗚咽文宗為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
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
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
始玄亮登第紀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
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輿河内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
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

鈞逍遥為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從家從之建封動静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揺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欵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畧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

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藎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竒之欲用為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

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絶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

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為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

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隅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宫中遺火縁臺有繫囚恐縁為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廵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别議責罰勑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為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

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廻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糺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祗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

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
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
悉劾之獲偽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賓等
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
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
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

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廻俟臣行程至襃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温徳彞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禀造之命造行至襃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廻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襃城以八百人為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

聽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劒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
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内一百首祭
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
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為兵部侍郎以耳疾求
退七月檢校户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
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
等使造以河内膏腴民户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
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

七年十一月入為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為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為京兆尹持法

太深豪右一皆屏迹㑹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瑋上疏切諌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瑋振州司馬制出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曽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歴渭南尉入朝為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内艱

以孝聞終喪為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太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駮能奉其職宜在鎖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闕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

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歳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戸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筭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縉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産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娱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歴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槩臨事儁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

壻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還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為桂管觀察使寳歷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為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鋭於破賊宰

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懐雖附允
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
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
圖以網漏吞舟為至誡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
以侑嘗為滄州行軍司馬太和四年加撿校工部尚書
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
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
士卒同勞苦周歳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

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疋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户口滋饒倉廪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歳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歳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内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為三

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已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撿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

勑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庚承
宣代還其年濮州録事条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
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匹大理
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祗以中私馬為重止令削三
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
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
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
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

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
復為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
年復召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
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冝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
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疋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
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
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

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羽太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盈孫乾符末為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為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為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

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
宮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
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
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勑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
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孟孫
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
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
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

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叅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即於

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勑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為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圜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彞憲若內官要衣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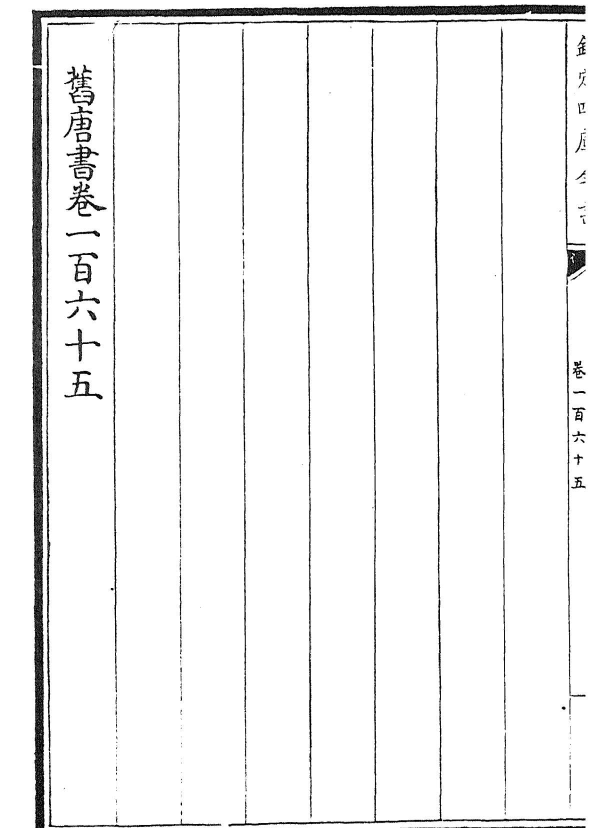
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别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别如他

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别德輿嘉其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歷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太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强直不隨世態當官守

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沈廢以禮部尚書致仕
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偘
偘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
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
而委𤣥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
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
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實為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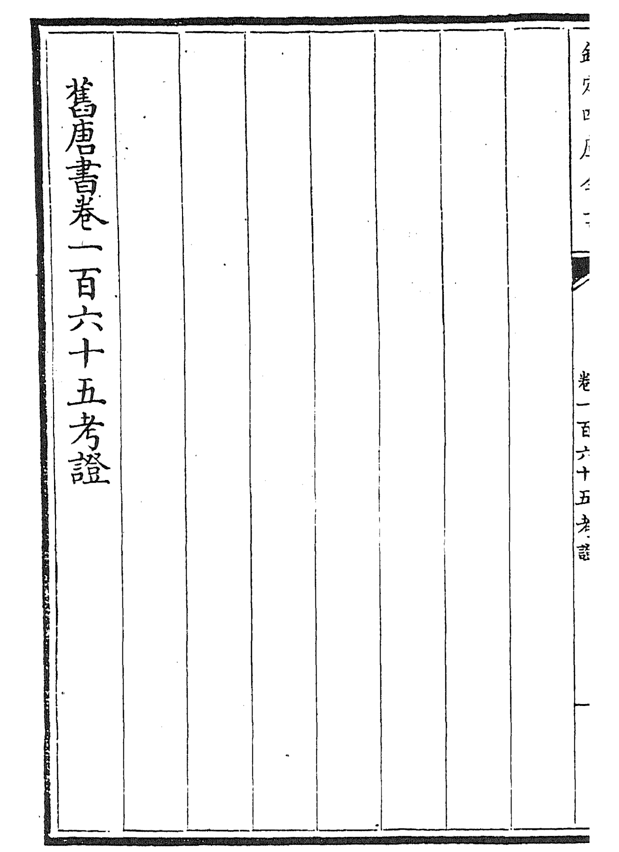
贊曰栁氏禮法公忠節槩摶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奬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柳公綽傳馬害圉人命斬之○臣酉按韓愈與公綽書此事在元和用兵時今敘在長慶三年為山南東道節度時似誤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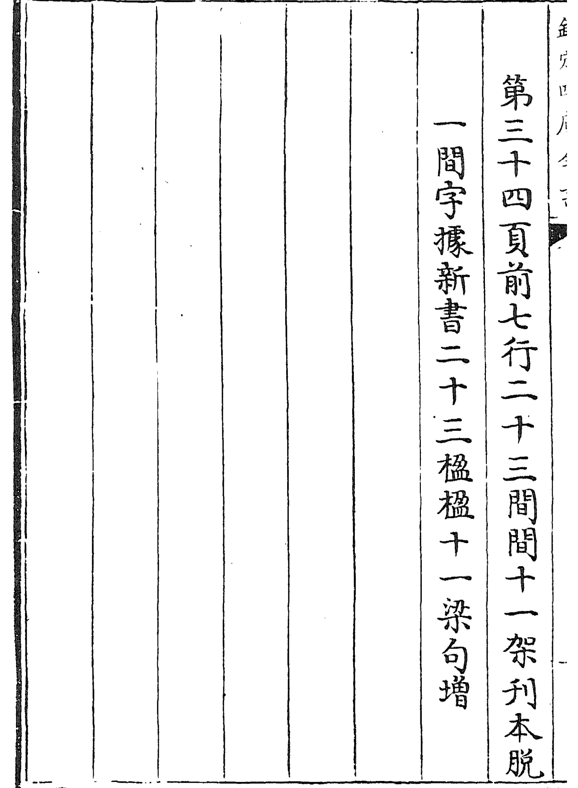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六十四第四頁後四行播子式按新書式乃播弟起之子

第十三頁後三行竊忻慕之刋本忻訛所今改

卷一百六十五第五頁後三行高畀以均刋本訛作崇高以均據新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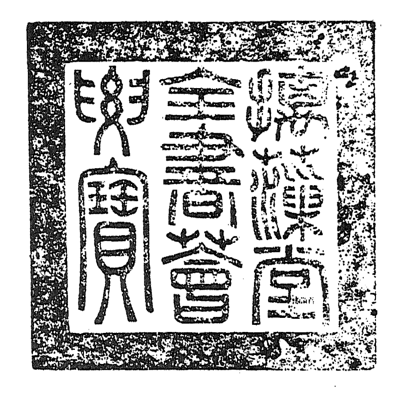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後八行前賢炯誡刋本誡訛誠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李景儉刋本儉訛檢據本傳及獨孤朗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二十三間間十一架刋本脱

一間字據新書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句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單可卲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